

现代学院漆工艺的教学理念

Teaching Theory of Lacquer Art

何艳 He Yan

古代漆工艺的美学

古代漆工艺并未产生规范化的技艺，而是为了装饰和表现一定的政治和生活内容。古代漆工艺对文化背景和条件有非常紧密的依赖，文化背景是漆工艺的条件和基础，漆工艺的面貌是由历史中的文化所决定。漆工艺并未孤立的存在于普遍的文化之外，漆工艺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美学原则，而是紧密的依赖当时的政治、宗教法则行事，依靠的是非漆器的原则。

后来漆工艺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，漆工艺形成了独立、规范的装饰原理、产生了纯粹技术，形成了一整套稳定、确切的技术标准，漆工艺家由装饰家和艺术家变成了崇拜绝对技术的工艺匠人，以纯粹的技术证明其价值，毁灭了漆工艺的叙述内容和意义的功能，漆工艺从以感性、情感、生活和其他文化有紧密联系的血肉之躯，变成了以规范化的工艺技术为核心的一个孤立的工艺行业。

漆工艺的新美学

漆工艺不应该发展成以上这种状况，漆工艺不应该是与时代文化相脱离的一个孤立的工艺技术行业，而应该是时代文化、当代文化的一部分，应该有能力，有责任提出当代文化问题，是当代文化的一部分。

当代文化问题普遍表现为符号、幻影、镜像、形象、语言、价值、身份、情感以及新的感觉方式和陈述方式。这个时代的任何艺术形式都不可回避对这些问题的态度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，如果漆工艺仍在纯粹的、规范化的、教条化的工艺技术的象牙塔中，不管怎么挣扎，不可避免会被我们这个时期的文化抛弃。

转向当代文化是漆工艺的唯一出路，唯有进入当代文化，采用当代文化普遍的方式，即打造个人性与世界性、地区性与全球性、现代性与传统性深刻联系的漆工艺。漆工艺必须卷入文化竞争中，与其它艺术一样，探索纯美学和形而上。

在当代文化的背景下，漆工艺不能是古怪的、恋技术癖的把玩物。因此，应超越漆工艺等级深严的技术界限。使群众广泛参与，成为至关重要的措施，就像战国漆工艺那样，就是一种非常社会性的、大众化的装饰艺术。

战国漆工艺属于平民主义的文化漆工艺，没有深严、严格的材料和技术限制。正如漆工艺专家学者何豪亮指出：战国漆工艺大量使用了非漆的稀释剂，包括油，甚至是水，这是所谓捍卫正宗漆工艺的教条主义者连想都不敢想的，从古代漆工艺中知道，混合材料的运用才是漆工艺正宗，正宗漆工艺就是开放的、自由的，为一般画家甚至百姓所使用，没有那么多严格要求和障碍。

漆工艺的平民化会造就更多的漆工艺家，由于文化背景和兴趣不同，他们的漆工艺会各有不同，这更具实验性、试探性，涉及更多的其他方面。

平民漆工艺会使漆工艺包含更多的生活乐趣，为更多的人所喜欢，获得更多的读者和观众，通俗不是将漆工艺的标准降低，反而是最为严肃的事业。

开放的学习传统漆工艺

从开放的文化立场重新解释漆工艺历史，漆工艺历史会呈现出意义多重、技术杂乱、内容混乱的图景，而不是原先所认为的神圣、确切和规范性的。

漆工艺历史的功用在于启发我们去探索，只能用来引发实验，而不是规范和约束我们，实验必定会带来混乱，必定是对规范的破坏。因此，学习漆工艺使我们破坏规范，成为后规范的漆工艺创造者，进行永无止境的创新。

对于学习和理解漆工艺传统来讲，某种程度的误读和自由发挥，某种程度的粗糙、武断、不确定的理解是绝对必要的。还可以反其意而理解，任意编排技术、元素密码、违背原文内容，进行自我幻想。总之，一切都是创造性、实验性、改写性的继承漆工艺，新的实验技术一旦产生，漆工艺的历史就得到改写和丰富。

在对传统漆工艺的学习中，要强调个人的思考权、幻想权、偏差权、失误权，传统应该像布满陷阱的技术资源，只显示技术症状，而不能核查技术确切样式，必须抵制和警惕继承传统方面的怀旧性，在细读和了解漆工艺方法的基础上，学习漆工艺必须冒风险，必须发明新的漆工艺。

建构文化性的漆工艺

有活力的漆工艺有一种非确定性、非规范性、含糊其词的性质，而不是拘泥于技术规范 and 完美规划。非确定性、非规范性更平凡、更世俗、更偶然、更赋予幻想、更不可预测，因此更有活力，是建构现代漆工艺的条件，现代漆工艺将给僵化的过去漆工艺注入当代文化的活力。

文化漆工艺对技术不可规范性的强调，对新制造技法、计谋的强调，意在使观众迷失和转移对技法的样式的注意和调查，享受漆工艺带来的情感、意义和叙事的感染力。

复杂的文化漆工艺

文化漆工艺是什么？是对无法规范化、无法理论化和无法技术化的东西的幻想，文化技术是文化创造的神话，而不是机械单一的技术。

文化漆工艺需要逃脱固有、权威的技术标准，需要逃脱统一化、公式化的技术传统，将漆工艺的价值从技术纯正转移到文化观念上，从迷恋法则和技术转移到迷恋创作的未知性。

文化漆工艺关注和表现无法规范化和技术化的事物，它逃避规范和概念的限制，充分进行各种不可能的工艺实验，揭示工艺实验的无意识、想象力、情感的未知能量，以及艺术幻想的完美境界。

传统漆工艺的限制

现代漆工艺不管如何实验，如何创新，如何反对规范性技术，总之，漆工艺不管如何改变，还是要用褐色的漆液。褐色的漆液是漆工艺永恒和稳定的特征，传统漆书中的各种方法列举，也

是造成漆工艺永恒和稳定特征的因素，褐色漆液的物质特性，在漆工艺的历史发展中，获得了不可忽略的文化意义，漆器技艺的物质性客观存在，也产生了特定的美学和文化。

褐色的漆液是传统漆工艺的根本限定和最终境界，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。反对规范性漆工艺，并不是可以无限制的使用一切材料，在现代漆工艺中，传统规范仍然在强有力的起作用，无法完全逃避传统，并不是压抑，而是一件好事，极端的创造自由，有一种反向的要求，就是反而承认压抑、限定和规范，有了传统的压抑、规范和限定，我们才能从内部对传统进行反省，从内部将传统重新诠释。

在漆工艺教学中，所有的工艺实践只有在传统的压抑、限定和规范中，才能产生自己的力量，才能持续发展。在我们这个自由、开放、开明、变化的时代中，漆工艺需要通俗化，大众化，但不能损害其根本特性，对漆器的特性的捍卫和保留，是为了便于让读者理解，防止读者把它看成是其他艺术，褐色的漆液给我们一种传统感和归属感。

髹饰录介绍了传统漆工艺的技法和效果，也等于提供了漆工艺的规范性和同一性，新漆工艺必须将其作为基础和出发点，从技术着眼，从小处着眼，以此我们可以进行远眺，遥看远处的工艺技术可能性来进行变革。

个性化的现代漆工艺

现代学院漆工艺决不是空洞无物的纯粹的技术和材料效果，而是在社会生活的粗糙而肥沃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种文化。新的文化漆工艺要有勇气进行没有漆艺史参照的实验，以产生重要的文化问题来证明自己的美学。因此，必须看中个人的创造价值，必须强调文化性的修养，因为没有文化修养就没有对漆工艺历史进行反省的能力，就不可能创造新的漆工艺。

现代学院漆工艺将是一种陌生的面孔，而不是所熟悉的千篇一律的样式和效果。

另一种工艺技术的偏执

现代漆工艺的现代性，表现在它以某种具有个性的工艺技术行为本身为目的，而不是以工艺技术去复制和模仿一个对象和一个图案，个人的工艺技术需要反复实验、排练和编排，就会产生神奇的过程，产生复杂神奇的效果和知觉。

因此，漆工艺在这里又反过来成为为工艺而工艺的个人创造活动，漆工艺并不是要实现什么目标的工具，它是一个工艺至上的纯美学概念，以纯技术的细密纹理产生的美学让人兴奋。

为工艺而工艺的漆工艺，它的技艺更细致更

不稳定、更模糊，而不能加以规范化、教条化和一概而论，它具有个人编码的因素，是个体的编排游戏，纯粹为想象和偶然所发明，纯粹出于自我欣喜，是个人性的文化特色。

技艺是复数的漆工艺

优秀的文化漆工艺作品包括古代和现代的，都不以展示精致的单一技法为目的，而是看不到技法，呈现的是漆工艺作品自身的感性的感染力和动人的面貌。其实这种漆工艺作品的技法相当繁多、偶然、难懂、流动、难以把握的，这些复数的技艺产生神秘的视觉效果，反而避免了观众将注意力放在核查技艺的经典上，避免让观众看到直接的教条化的传统技术样式。

因此，我认为复数漆工艺才是漆工艺的本质，一件优秀的漆工艺作品的技法是复数的技法、模糊的技法、无法归类的技法、就好比苹果的成分无法与苹果分离，我们不能用提炼的苹果成分制造苹果，苹果是一个有机的、复杂的、不可解释的存在物，优秀的漆工艺作品也是如此。

漆工艺的世界性设想

现代学院漆工艺必须置身于文化中，置身于文化就是置身于世界，世界性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，文化世界本身就具有国际性质，文化的疆域总是互相渗透，难以区别，它不像国家和政治，政治的版块非常清楚，疆域明确，我们将在当代文化中重建漆工艺的家园，就是将世界文化的各种文化元素引进来，在漆工艺的家园里加以培植和糅合，重新培植出新的漆工艺花朵。

漆工艺的世界性，反而将使快被遗忘的、破碎的、被时代淘汰的古老漆工艺获得新生，世界性将是漆工艺的灿烂前景，也是唯一前景。漆工艺教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打开了一扇门，从这门中走出去，迎接外面丰饶的世界文化。

因此，现代漆工艺特别需要移植世界文化丰富的资源，依此来改变漆工艺只属于民族国家，只属于与世隔绝的工匠的现状。现代漆工艺就需要这种文化上的开明，就需要文化上的深奥和复杂，以此来超越单一的民族主义的技艺，超越只代表本土传统，炫耀本土工艺的老漆工艺。

现代学院漆工艺从技术扩展到文化，也就是从传统扩展到现代，从民族性扩展到世界性，新的漆工艺不是为了争取更正宗、更古老，而是为了寻求和取得新的文化身份，新漆工艺将开启漆工艺的新阶段，这个阶段由各种风险实验来进行保障，并提出新的漆工艺观念。

当代美术家



漆器 刘唯